

歷史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講座講者 蕭國健博士

香港之客家人



蕭國健博士。

香港位於中國南海之北岸，珠江三角洲之東岸，本為峯嶺等土著之居地。惟因歷代中原多故，中土人士多舉族南遷避亂。其後居於香港地域者，初為客籍，但歷數代落籍後，身份有所轉變。希望本文能讓大眾對歷代外來客籍人士來港及在港身份轉變之情況有初步了解。

清代前入遷之客族

早於兩漢期間，中原人士已有南遷的跡象，但其定居於香港地域之詳情則無從稽考。至魏晉南北朝時，南遷者獲得客籍，但彼等有否入遷香港地區則有待考證。至隋唐及五代時，仍未有紀錄其入遷情況。唐代及五代期間，原居江西等地之客籍人士，於北宋末年，為避金人入侵，多南遷至粵東各地。其時入遷香港地域者，有鄧、彭、林三族。至元代，廖、陶、侯、吳、文等族因避蒙元統治而避居香港地區。明代時，因早年入遷各族人口繁衍，故分遷開業。而且，境內天氣溫和，漁農出產特別豐富，加上社會安定，故大大吸引鄰近地區人士入遷。可考者，有溫、袁、朱、黎、徐、謝各族。

清代時入遷之客族

清初遷海，故居民全遷往內陸地區。於康熙八年（1669），清廷開始拓展疆界，居民亦被許遷回。但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復界後，遷回之居民不多，故雍正初年開始招墾，鄰近之客籍農民遂相繼入遷香港地域並墾殖荒地。此等姓族多原籍福建或江西，皆取道潮、惠二州，及後南遷至香港地域。此等客家人士皆刻苦耐勞，抵港後墾闢荒地，聚居成村。

清代中衰，於1839年，因英國海軍軍官醉毆毆斃林維喜事件而爆發中英鴉片戰爭。初期清軍略勝，但最後戰敗。1841年1月26日，英軍於香港島西環水坑口登陸，宣佈佔領香港全島。翌年8月29日，中英簽訂南京條約，正式割讓香港島予英國；英廷於1843年4月5日宣佈香港島為英屬殖民地。

於道光二十二年，香港島成為英屬殖民地後，英廷於島上進行各種建設及都市發展，急需勞動人口。故廣東人士來港經營工商業者漸漸增多，當中不乏客籍人士。

後來，港九地區相繼英屬，英人亦因防衛理由而於九龍半島上廣設軍營。當時因太平天國事件，國內居民多因避亂而南遷至香港及九龍地域。太平天國失敗後，餘眾亦退居香港。廣東西路主客相爭，發生械鬥，部分客人亦相繼遷入香港避亂。那時香

港正值發展時期，甚需石料，而島上亦盛產石料，故吸引大量石工前來開採。五華及惠州兩地之客籍人士均擅長打石，故多遷入香港開山取石，有些於日後更成為巨富。此等居民之入遷對香港的發展有莫大幫助。

1898年，中英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清政府將沙頭角海至深圳灣最短距離直線以南的地域，租借與英國，為期九十九年，七月一日起生效。其時，清廷因多次對外作戰失敗，有志之士遂起革命之念。當時港島中環一帶已甚發達，人口眾多。故國父孫中山先生及其他革命黨員於該地建立反清革命運動基地，並於新界人跡較少的青山山腳處設立農場及調堡，用作革命黨員營地。各次起義失敗之革命黨員，多潛居香港，伺機再作行動。

清光緒末年，廣東各地篤信基督者日漸增多，信奉的客人亦甚多。惟於光緒二十五年（1900年左右），山東義和團排教事起，廣東各地大受影響。香港鄰近地區之客家教友為保障信仰自由，遂遷入香港地區。

近代入遷之客族

1911年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成立後，大批滿清親貴及官民南下香港。於經歷軍閥混戰期間，不少客籍人士亦遷入香港避亂。而其時失敗之軍閥亦舉家率眾入居香港。那時眾多客籍商人於香港境內經商，確實為香港帶來不少財富，亦有助發展香港經濟。

1941年11月，日軍襲港，中英美等國皆無力救助。香港軍民雖全力抵抗，但因眾寡懸殊，戰爭十八天，最後全港淪陷，香港終為日人所統治。1945年8月15日，日皇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1日，英國夏愨少將於香港成立軍政府並進行戰後重建工作。1946年5月，前港督楊慕琦將軍重返香港，復任港督。香港歷三年零八個月之黑暗時期後，始獲重

光，離港避亂者亦陸續遷回香港。

1946至47年，國共內戰，政局動盪，不少人口南遷香港，其中不乏扶掖巨資之商賈。其時，政府給予南來的商人適當的安置，使他們能安心定居於香港置業及開辦業務。故戰後，貿易、工業及金融業等各行業得以重新發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其時，國民政府舊日之官民，部分南遷並定居於香港。他們在香港開設工廠及企業，連同他們所帶來的大量勞動人口及財富，這有效推動香港經濟發展。而於南洋各地之客籍人為避當地排華之壓迫，亦集體旅居香港，此致香港經濟發展。

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時，中國開放，國內人士遷港的人數也日漸增多。九七香港回歸後，更多國內人士遷往香港，當中不少是客家人士。此等新遷入香港之客家人士，對香港之社會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結語

明代前入居於香港地區之客籍人士，歷數代定居開業後，終落籍新地。遂轉籍為廣東省廣州府，今稱廣府人。前英政府及香港政府稱之為「本地人（PUNTI）」。

清初復界後遷入的，清政府初給予客籍，即香港新界之「客家人（HAKKA）」，彼等享有開墾者之優惠。1899年後，香港、九龍及新界之客家人及前時定居於香港之廣府人，及其於1899年前入居者，即於新界地區受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及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之規約的客家人，因享有原居民特權，故被稱為「原居民」。

近年，因避亂而遷回香港或原居南洋各地之客人，則被稱作「華僑」；因越南政變而來香港的，則被稱作「船民」；而新近自內地遷來香港者，則稱作「新移民」。

（本文及圖片由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廣東客家人的圍龍屋。

文化觀察

文：王曉華

批評春晚與弘揚多元文化觀

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八九點鐘以後，網絡上就會準時出現罵春晚的帖子——看春晚和罵春晚已經成為中國新民俗的一部分。

在瀏覽批評春晚的帖子之餘，我抽空看了幾個海外華人的春節聯歡晚會，沒發現它們有更多的閃光之處。相反，與經費充足、陣容豪華、精心打磨的央視春晚相比，它們顯得節奏慢、大腕少、亮點不多。世界各地的華人春晚都有其不盡如人意之處，為什麼唯央視春晚總是招來如此多的板磚？

事實上，人們批評央視春晚，是因為對它寄予了太多希望。經過三十年的積澱，它早已超越了普通賀歲節目的範疇，升格為展示大國崛起進程的民族儀式，事關無數華人的自尊心和快樂指數。同時，人們對它的期待也越來越高：它應該既美輪美奐、妙趣橫生、亮點迭出，又思想深刻、啟迪民智、寓教於樂；既高雅不凡，又不疏遠下里巴人；既展現大國崛起的牛氣和喜氣，又恰好處地顯示底層人民的生存處境；既具有創新意識和時代情懷，又弘揚傳統文化……總之，它必須兼顧全國人民的願求，展示各種民族藝術樣式的魅力，成為大多數人喜聞樂見的精品。然而，每個人的立場、趣味、心態都各不相同，一萬個觀眾心目中有一萬個理想的春晚，又有誰能滿足13億人的審美期待？即使由超人來執導春晚，恐怕也不能讓如此多的受眾全都獲得「給力」的感覺。

現在看來，問題不完全出在春晚主創人員身上，更是出在觀眾這兒——我們太把央視春晚當回事了，以至於忘記了它僅僅是檔電視節目。舉國人的喜怒哀樂都由一台晚會決定，是不是說明我們的精神還不夠成熟？我們之所以如此關注春晚，是因為它由央視主辦。倘若它屬於別的什麼電視台，觀眾絕不會對它寄予如此大的希望。對央視春晚的關注實際上是對中心的關注，顯現的是一種中心化的思維方式。從秦朝開始，集權的社會體制就不斷強化着對中心的信仰，注視中心、關注中心、走向中心、依賴中心則成為普通人至深的生存衝動和生存需要。進入21世紀以後，這種中心化的思維方式非但未被解構，反倒被「大國崛起」的語境所強化了。為了滿足國人的這種慾望，中心要不斷演繹各種宏大敘事，屬於中心的娛樂節目也常常升格為事關集體情緒的國家儀式。對中心的過度關注既使央視之類機構承受着邊緣個體無法想像之重，也使人們習慣性地忽略非中心地帶的文化形態。在眾人激情洋溢地讚美或批評春晚時，有誰想到了邊緣文化的現狀？又有多少人在乎地方台類似節目的成敗？

對中心的過度關注與當代多元主義文化精神不符，不利於形成尊重差異和個體價值的世界觀。在多元主義精神漸趨普及的當今世界，去中心化是國人不能不完成的功課。宇宙本無中心，世界是個網絡。中國也由個性迥異的「地方」構成，不同「地方」的文化體系都有其存在的價值，都需要我們關注、研究、欣賞。與其用太多的精力讚美和批評春晚，不如關注中心之外的各種文化體系，成為冷靜、理性、寬容的多元主義者。換個立場，我們或許能創造出更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文：陳科科

熱點詞評

三國殺

要詳細、徹底解說《三國殺》的規則，大概，連載的稿費足夠我養活活兒白手興家（是很誇張的講法）。實際點講，這份稿可算是公私兩用：在公，《三國殺》由內地大熱殺到本港，終於站穩了腳成為Boardgame Cafe的常駐猛將，實在要好好研究一番——在私，就因為我的給力研究，從此泥足深陷，朝殺，晚殺，在家殺，上街殺，站又殺，坐又殺，一鋪照殺，百鋪也殺。極其渴望戒除這鋪殺癮。

或者該從遊戲本質講起——由最少4人到最常見的8人組合不等，每個玩家都會獲派1張角色牌，以決定你的遊戲目標。主公，就是要保住忠臣的命，再殺盡反賊及內奸；忠臣，跟主公連成一氣去處異己；反賊動機單純，只要殺死主公就可以了；內奸目標最難達成——一定要先殺掉忠臣反賊，最後單挑主公成功，才叫贏！

繼而就要講講武將。每個人拿了身份，就可以在隨機的三張牌中挑選要當的武將，武將各有自家絕技，都是依據說書上的角色性格事蹟來設計：劉備的叫「仁德」，可以將自己的牌交予其他人來保命；曹操的叫「奸雄」，就其莫使天下人負我的性格，只要有人用任何牌傷害他，那張牌就歸他所用；許褚的叫「裸衣」（因為演義上的章回「許褚裸衣鬥馬超」，講他如何卸甲減重來戰勝對方），就是抽少一張，殺傷力卻大增；還有郭嘉的「天妒」、大喬的「流離」、諸葛亮的「觀星」、黃忠的「烈弓」、孫尚香的「結婚」……只要熟知三國背景，對設定與角色性格的暗合自會會心微笑。

然後就是出牌。每人手上都會有些手牌，可以用來殺人、避殺、救人，丟棄人家的牌，將人家的牌留為己用、令人家停止一回合出牌、增強攻擊力、增強防守力，以至有張完全聽天命靠抽牌來決定生死的閃電牌……牌上面全寫清楚，基本上只要玩個三兩次就會上手，不難學，但當中配合自己的武將絕技，而用何種出牌技巧卻是致勝關鍵，這就對出牌規則認識透徹才可了解奧妙。但我最欣賞的遊戲設計，還是有關於身份——這是很簡單很簡單的設定，卻成就了個人認為最貼近「人生定位」的遊戲。

由於身份是要隱藏的（除卻主公要表露身份），彼此都要靠出牌的方式來猜估：主公需要明察秋毫，在一輪又一輪的出牌期間，推誰誰是可依靠的同胞，誰是要一舉殲滅的敵人；忠臣要盡早表明忠的身份，以免主公殺錯良民；反賊隊友最多，可以一上場就殺主公，如果剛好就坐在主公身邊（以逆時針為出牌的順序），甚至可能要裝成忠臣，以免一來就被主公殺害；內奸則既要在最初裝成忠臣（因為8人大戰，角色分佈是1主公、2忠臣、1內奸、4反賊），如此才

心靈驛站

蕭繼剛

在西湖聽黃昏的聲音

那一次，去杭州出差，白天與一起出差的同事遊了一趟西湖，總覺得不夠味，滿目的西湖景色怎麼也看不夠，心裡總是牽掛掛掛的。吃完有西湖醋魚的晚餐，已近黃昏。我想再去西湖一遊，看看黃昏雨中的蘇堤是一番什麼樣的情景，可同伴說走了一天，太累了，再說，白天已經去過西湖，老去又有什麼意思。我只好自己去了。

黃昏，歷來是我喜愛的時光，在家中的時候，不是在黃昏中散步，就是坐在暮色中沉思、冥想，不僅可以看見白晝變成黑夜的情景，還可以去聽黃昏的聲音。是的，是聽黃昏的聲音。你安靜下來，似乎就能聽到黃昏發出一種特殊的聲音。在黃昏中，看夕陽的光在窗櫺上移動，你的心慢慢靜下來，靜下來，黃昏的聲音就在屋子裡跳動，一種神秘的，寧靜的力量似乎在撫慰着你的心靈……

西湖的黃昏是什麼樣子的呢？在屋裡穿上鞋後，我暫時閉上眼睛，腦中出現的卻是千里之外的故鄉黃昏的情景：窗櫺上的光影一格一格地跳動，如同一隻巨大的手在舞弄着鋼琴，似乎在發出動人心魄的聲音，達到一種物我兩忘的境界。聽這黃昏動人的聲音，關鍵要看你的心境。你聽過日本歌曲《晚霞中的紅蜻蜓》這首歌嗎？那就在黃昏裡發生的故事。故鄉黃昏的情景也是這樣的：蜻蜓在黃昏的晚霞中飛翔，佈滿着穹的晚霞不停地變幻着身姿，湖邊的蘆葦搖曳着，紅蜻蜓在天地間不停地飛，撥動着天地間巨大的琴弦，發出迷人的聲音……

黃昏的聲音總是在這樣的情景中發出的。黃昏雨中的西湖有什麼樣的聲音呢？我急不可待地走出屋門。

來到西湖邊上，我才知道自己在黃昏中又來到西湖真是來對了。暮春的黃昏中細如牛毛的雨絲飄下來，打傘是不管用的。但細雨中依然有許多花綠綠的傘，如同五顏六色的蘑菇在雨中的西湖綻放。蘇堤上的依依垂柳在雨絲中舞動着，遠處的斷橋在黃昏的風雨中若隱若現，更增添了西湖的神秘。又有一個打着花傘的姑娘從旁邊匆匆走過，她是是否往斷橋走，去會她的許仙呢？當年，白娘子就是從這裡到斷橋去，也是在雨中，也許就是在黃昏吧，遇到了她的意中人，然後就生出許多故事來，留下一段千古絕唱。這千古絕唱的音韻，也許就是西湖黃昏的聲音吧。這聲音在暮春裡飄灑着，隨着西湖的細雨飄灑進人的心田，在每個人的心中奏響，生出許許多多美妙的，跌宕起伏的旋律來。

「對月形單望相護，只羨鴛鴦不羨仙。」神仙羨慕人世間的愛情，西湖的黃昏是最適合演繹千古絕唱愛情的，以至於白娘子受盡千辛萬苦，要來人間尋找真愛，也終於尋找到了許仙。現在的人世間的愛情還有這麼可愛嗎？現在是「國在山河破」，人世間的男女之愛也早已被金錢、地位、權勢弄得千瘡百孔。白娘子如果降臨在現在的人世間，還會「只羨鴛鴦不羨仙」嗎？

西湖的遠處，闌珊的燈火明明滅滅。白娘子與許仙的故事早已遠去，而黃昏迷人的聲音才剛剛奏響。黃昏的聲音使我的思緒像流水一樣，在西湖的上空蕩漾。黃昏發出自己的聲音，動物發出自己的聲音，植物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每個人更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那樣，我們一起才能唱成氣勢恢弘的聲音，成為人世間的正氣之聲。

遠處的錢塘江像有什麼急事似的，匆匆地向前跑着。大海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我想，它是想早一天奔向大海，洗濯身上的污垢，傾聽大海恢弘的聲音吧，才那樣急匆匆的。大海容納百川，創造萬物，大海更是創造出無數天籟般的聲音。

錢塘江邊晚鐘的聲音敲響了。這鐘聲是佛家的聲音，是悲天憫人？是普度眾生？還是喜極而泣？它不會是喪鐘的聲音。但英國詩人約翰·多恩卻說：「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會為我，為他，為你而鳴。面對暴力與強權，如果我們人人都只知道自保，而不能去主動拯救他人，最終就不能拯救自己。喪鐘最終會為自己而鳴！」

那鐘聲讓我似乎讀懂了雨中黃昏西湖發出的聲音，讀懂了愛情的千古絕唱，讀懂了人類的千古哀愁。這聲音振聾發聵！是的，就像約翰·多恩說的那樣：「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塊泥土，連成整個大陸。」、「如果海浪沖掉了一塊泥土，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在消失，因為我包含在人類這個概念裡……」

所以，「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它就為你而鳴。」這應該就是人類發出的永恆的聲音！



《三國殺》由內地大熱殺到本港。 網上圖片